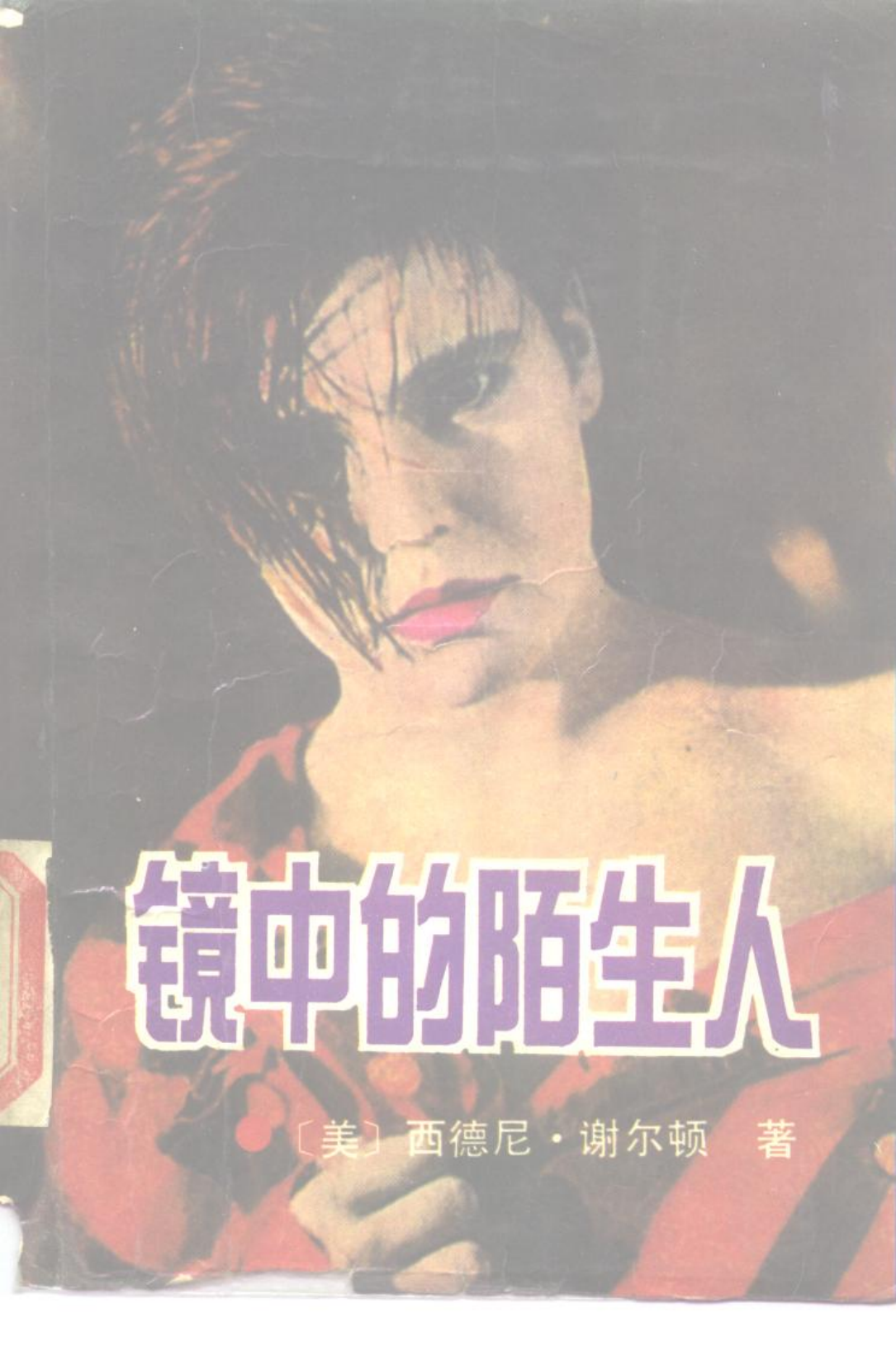




镜中的陌生人

〔美〕西德尼·谢尔顿 著

〔美〕西德尼·谢尔顿 著

镜中的陌生人

邦洪 承艺 译

子清 校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8

责任编辑：侯 洪

封面设计：宋建华

版面设计：吴向鸣

镜 中 的 陌 生 人

(美) 西德尼·谢尔顿 著

邦洪 承艺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
七二二八工厂印刷

1988年4月第一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88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9.5

印数 1—100,000册 字数 202千

ISBN 7-5411-0253-2/I·239

定价：2.45 元

译 序

西德尼·谢尔顿(1917—)，是美国当代最著名的畅销书作家之一，著有《血统》、《天使的愤怒》、《女强人》、《无形的泥潭》、《镜中的陌生人》等影响较大的小说。其中《天使的愤怒》和《血统》(又名《继嗣佳人》)已在我国翻译出版。《镜中的陌生人》是西德尼·谢尔顿的又一力作，1977年第一次出版，即轰动全美，发行量超过300万册，列当年畅销书之首。1981年再版。

小说主人公托比·坦普尔(Toby Temple)出生于密执安州底特律市的一个普通肉店老板家庭。在上中学时，与同班一女生厮混，致使该女生怀孕。事发后即在其母亲指使下离家出走。坦普尔从小就显露出一种很强的语言模仿才能。他先到纽约，后又去好莱坞，经历了一连串的失败和挫折，但他仍然满怀信心，坚持奋斗，终于成为好莱坞的超级喜剧明星，名闻遐迩。从此，他有了一切：名、利、色，可他内心的空虚感与寂寞感却与日俱增。物质生活上越是穷奢极欲，内心越是空虚寂寞。就在这时，小说女主人公吉尔·卡萨尔这位美丽姑娘闯进了坦普尔的生活圈。吉尔·卡萨尔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敖得萨市。因心上人戴维为母亲所逼与另一姑娘成婚而离家出走。吉尔来到好莱坞，梦想一举成名，成为电影明星。而冷酷的现实把她的幻

想打得粉碎。为维持生计，她当过保姆、电话接线员、秘书，打过零工，渐渐被逼进了生活的死胡同——出卖肉体以度时日。幻想的彻底破灭使她变得沉沦堕落，玩世不恭。惨无人道的凌辱使吉尔决心寻找机会向恶势力进行报复。她同比她大足足二十岁的托比·坦普尔的结合，使她的复仇计划一步步得以实现。但以克利夫顿·劳伦斯为代表的恶势力无时无刻不在窥测时机，以逞反扑。坦普尔因劳累过度，两度中风，全身瘫痪。坦普尔的第二度中风，使吉尔在精神上遭受了比第一次更大的打击。一直钟情于她的过去的情人戴维，因婚姻变故再度来到她的身边。她与戴维旧情复萌，导致了她将坦普尔连人带轮椅推入游泳池。这是蓄意谋杀。但法庭经调查，宣告这是一次意外事故。吉尔·卡萨尔与戴维商定在布列塔尼号客轮上举行婚礼，欢度蜜月。一直跟踪的克利夫顿·劳伦斯从中作梗，他把用重金购得的吉尔过去被迫上演过的色情片在客轮的放映室里播放给戴维看。戴维盛怒之下离船而去。这一突然变故使吉尔·卡萨尔完全绝望，终于在当晚的航行途中纵身跳入大海，在闪烁的星光下找到了和坦普尔同样的归宿。

《镜中的陌生人》悲剧色彩浓烈，情节跌宕起伏，场面逼真，扣人心弦。这虽是一部悲喜相交、妙趣横生的通俗小说，它的某些艺术手法对我们也不乏借鉴之处。小说主要描写好莱坞的演员生活，作者便很自然地运用电影里的旁白和蒙太奇的手法，恰到好处地揭示演员复杂的内心世界，展开故事情节，凸现故事场面。

作者怀着对主人公，尤其是女主人公吉尔·卡萨尔的深切同情，对闻名于世的好莱坞的种种内幕作了深刻的揭露。一幅幅由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血淋淋的弱肉强食、尔虞我诈的生动画卷展现在读者面前。更使读者看到了在扭曲的社会环境里一个个扭曲的人和扭曲的灵魂。正是在此意义上说，小说有出版的价值。当然，由于作者立场的局限，小说在揭露产生这种种丑恶现象、造成悲剧的元凶——资本主义制度本质方面，显得不够有力。

译者 1987年冬于南京

主要人物简介

托比·坦普尔——小说男主人公。好莱坞著名超级喜剧明星。吉尔·卡斯尔的丈夫。

吉尔·卡斯尔——原名约瑟芬·钦斯基。好莱坞电影演员。托比·坦普尔的妻子。

戴维·凯尼恩——石油大亨，百万富翁。约瑟芬·钦斯基的第一个恋人。

克利夫顿·劳伦斯——影城好莱坞的头面人物，托比·坦普尔的经纪人。

萨姆·温特斯——好莱坞泛太平洋影业公司的老板。

阿丽丝·坦纳——好莱坞西部戏校校长，托比·坦普尔的姘妇。托比·坦普尔通过她所主办的西部戏校进入好莱坞影视圈。

倘若你寻找自己
别照镜子
因为镜里不过是一个影子
一个陌生人……

——西里尼乌斯：《真理颂》

引 子

1969年11月，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准备从纽约港开往法国勒阿弗尔市的5.5万吨级的S.S.布列塔尼号豪华客轮上，发生了一连串异乎寻常和令人费解的事件。

布列塔尼号客轮的事务长克劳德·狄萨得，是一位精明强干、小心谨慎的人。正如他自己常喜欢说的那样，他经管着一艘“整洁的船”。15年来，他一直在布列塔尼号上做事，从未遇到过他不能有效而周全地处理的情况。想到布列塔尼号是一艘法国船，他觉得这确实是一种很高的赞誉。但是，这一天却好象有无数的魔鬼在作弄着他。事件发生之后，国际警察组织美国分部、法国分部以及布列塔尼号所属轮船公司的保安部门派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但这些调查对那天所发生的离奇事件均未能作出任何在理的解释，这

对他那颇为敏感的高卢人的自尊心来说，可谓是一种小小的安慰。

因为事件当事人的名声很大，所以此事被当作重要新闻，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但个中奥秘仍未揭开。

克劳德·狄萨得从美国——欧洲公司退休，回到尼斯开了引小酒馆。他常不厌其烦地向他的顾客们讲述在奇异、难忘的11月里的那一天所发生的一切。

据狄萨得回忆，这一切是从美国总统送鲜花开始的。

客轮开航前一小时，一辆挂政府车牌的黑色小轿车驶入了位于哈德逊河下游的92号码头。车上走下一位穿炭灰色衣裳的男子，手中拿着用36朵白色玫瑰扎成的花束。他径直来到跳板跟前，同布列塔尼号客轮的值班船员阿兰·萨夫德交谈了几句。鲜花被郑重地转到年轻的舱面船员杰宁手里。杰宁把鲜花送走之后，找到了克劳德·狄萨得。

“我想你愿意知道，”杰宁报告说，“总统给坦普尔夫人送来了玫瑰花。”

吉尔·坦普尔，去年从纽约到曼谷、巴黎到列宁格勒，多少家报纸的头版，多少家杂志的封面上刊登了她的照片啊！克劳德·狄萨得还记得，在最近举行的“当代世界最受赞美的妇女”的民意测验中，她名列榜首；许多新生女婴在接受洗礼时命名为吉尔。美利坚合众国一直在造就它的巾帼英雄。现在，吉尔·坦普尔就是其中的一位。她的勇气、她那已经赢得的、尔后又如此具有讽刺意味的失去的扑朔迷离的战斗，震慑了全世界的想象力。这是一篇伟大的爱情故事，但又远非如此：它包含了古希腊戏剧和悲剧的全部成分。

克劳德·狄萨得并不喜欢美国人，但在这件事情上，他很乐意把它看作是一个例外。他对坦普尔夫人钦佩之至。她温文尔雅——这是狄萨得所能作的最大赞扬。他决心使她这次旅行终身难忘。

事务长的思想从吉尔·坦普尔身上转移开了，集中精力对旅客清单进行最后一次核查。常常有一些美国人称之为“重要人物”的旅客，狄萨得就十分憎恶V.I.P.（重要人物）的首字母缩略词，特别是因为美国人怀有对什么使一个人变得重要的粗野的想法。他注意到一位富甲天下的工业企业家的妻子这次是单独旅行，狄萨得会意地笑了。他的目光扫视着旅客清单，想寻找一位黑人足球明星马蒂·埃利斯的名字。当找到了这位明星的名字后，他满意地点了点头。狄萨得还饶有兴趣地发现，在邻舱的是一位著名的参议员和南美的脱衣舞明星卡琳娜·罗卡，他俩的名字在最近的新闻报导中一直被联系在一起。他顺着清单继续往下看。

戴维·凯尼恩，富翁，一位百万富翁。他过去乘坐过布列塔尼号客轮。狄萨得记得，戴维·凯尼恩长相英俊，皮肤黝黑，体格健壮，是一位举止文静、引人注目的男子汉。狄萨得在戴维·凯尼恩名字后面写下了“船长餐桌就餐”几个字。

克利夫顿·劳伦斯，他在最后一分钟预订了客舱。事务长双眉微蹙。啊！这里有一个微妙的问题。人们同劳伦斯先生有什么关系呢？过去，这个问题是不会有人提出来的，因为他会毫无疑问地被安排到船长餐桌，他会讲许多有趣的奇闻轶事，使餐桌上的每个人都感到喜悦。克利夫顿·劳伦斯是一位戏剧经纪人，在他走红的时期曾代表了许多主要明星，洽

谈商业演出交易。但劳伦斯先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以前这位经纪人乘坐布列塔尼号客轮时总是坚持要预订豪华的“公主号客舱”，而这次旅行，他只订了下层的一个单间客舱。当然是一等客舱，可是……克劳德·狄萨得决定在把其他旅客名单核查完以后，再确定怎么对待劳伦斯。

船上还有一位不太显赫的皇亲，一位著名的歌剧演唱家和一位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俄国小说家。

敲门声打断了狄萨得的注意力。一位名叫安东尼的乘务员走了进来。

“嗯——什么事？”克劳德·狄萨得问道。

安东尼带着阴冷的眼色凝视着他。“是你下令锁礼堂门的吗？”

狄萨得皱起眉头。“你在说些什么？”

“我猜想是你。除了你还有谁会这样做呢？几分钟前，我去检查，想了解一下一切是否正常。门都锁上了。听起来好象有人在礼堂里放映电影。”

“我们从不在停靠码头时放映电影，”狄萨得坚定地说，到，“而且那些门在任何时候都是不锁的。我将调查此事。”

要是在平日，克劳德·狄萨得一定会立即去弄清报告的事实真相，可是眼下他却被数十件琐碎的急事缠得脱不开身，这些事必须在中午12点开船前全部处理完毕。美钞尚未清点，最好的套间客舱中有一套被重复订出；蒙太涅船长预订的婚礼礼品送错了舱，船长对此准会大发雷霆。狄萨得停止思索，听到了船上四台大功率透平机组起动的熟悉声响。他感觉到布列塔尼号客轮正缓缓驶离码头，尔后又开始稍稍

后退到它的航道上。此时，狄萨得再次被他所遇到的问题所困扰。

半小时后，游廊甲板乘务组长利昂走进舱内。狄萨得抬起头来看看他，不耐烦地问道：“什么事，利昂？”

“对不起，打扰你了。但我想你必须了解……”

“嗯？”狄萨得对利昂的话似听非听，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那件棘手的任务上——完成旅途中每晚与船长同桌就餐的重要人物的座次安排。船长不是一位具有社交天赋的人，每天同旅客们共进晚餐对他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想方设法使船长餐桌上的每个人都感到愉快，则成了狄萨得的事了。

“这是关于坦普尔夫人的事……”利昂说道。

狄萨得迅即放下手中铅笔，抬起头来看着利昂，他那双小小的黑眼睛也警觉起来了。“怎么回事？”

“我刚才经过她的客舱时，听到里面有响声，还听到一声尖叫。在门外很难听清，但听起来好象她在说‘你杀死了我，你杀死了我。’我想我最好别介入，所以就来告诉你。”

狄萨得点点头。“你做得对。我就去检查一下，一定不能让她出事。”

狄萨得目睹着利昂离去。谁会加害于坦普尔夫人这样的女人呢？这简直不可思议。这对狄萨得的高卢人尊敬妇女的骑士感是一种伤害。他戴上制服帽，对着壁镜飞快地照了一下，便向门口走去。电话铃声响了。事务长犹豫了一下，拿起听筒：“狄萨得。”

“克劳德——”这是三副的声音。“务请派个人带着拖

把到礼堂去行吗？那儿到处是血。”

狄萨德感到胸口有什么东西突然一沉。“立即派人去，”狄萨得答道。他挂了电话，派了一名乘务员下去，接着与客轮上的外科医生通了话。

“安德烈吗？我是克劳德。”他尽力使自己的声音保持冷静。“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去你那儿看过病……不，不。我不是指晕船丸药。这个人淌了血，也许淌了许多血……知道了。谢谢你。”狄萨得挂断了电话，心中愈来愈感到不安。他离开办公室，向吉尔·坦普尔的套间客舱走去。他刚走到中途，又一件怪事发生了。当狄萨得来到甲板上时，他感觉到船的运动节奏改变了。他向外膘了一眼大海，看到他们已经到达了安布罗斯灯船，他们将在这里放下领航牵引船，尔后驶向公海。但布列塔尼号轮却渐渐停了下来，又出事了。

狄萨得匆匆赶到栏杆旁，向着舷侧望去。在下面的海面，领航牵引船紧挨着布列塔尼号轮的货舱，两位水手正在把行李从客轮上搬到牵引船上去。狄萨得看到一位旅客走出客轮舱口，上了那艘领航船，只能看到那位旅客的背影，但他确信一定是自己看错了。这简直不可能！事实上，旅客以这种方式离开客轮是如此的不同寻常，致使这位事务长产生了一种小小的震惊。他转过身，急忙向吉尔·坦普尔的客舱赶去。他敲敲门，但里面毫无反应。他又敲了一下，敲得比刚才稍为响了一点。”坦普尔夫人……我是船上的事务长，克劳德·狄萨得。我不知道能否为您做点什么。”

没有回答。此刻，狄萨得感到极度紧张，他本能地意识到，一定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关于这位女人，不知怎么的，他总觉得有某种预感。一连串可怕的猜想在脑海里闪现

着。她被谋害或遭到绑架或……他转了一下门把手，门没有锁。狄萨得轻轻推开门。吉尔·坦普尔伫立在船舱的尽头，望着舷窗外，背对着他。狄萨得正要开口说话，但看到吉尔僵直的身影便不作声了。他尴尬地站了一会儿，思忖是否要悄悄地退出。但客舱里突然爆发出一声令人颤栗的、可怕的恸哭，宛如一头受伤的野兽的嚎叫。面对这样一种深深的隐痛，狄萨得感到手足无措。他蹑手蹑脚地退出客舱，带上了门。

狄萨得在舱外停了一会儿，倾听着里面发出的泣不成声的恸哭。他心绪深受感染，不安地转身向主甲板上的放映室走去。一位乘务员正用拖帕清除礼堂门前的一滩血迹。

“我的天哪！”狄萨得暗忖道。“下面还会发生什么事呢？”他试了一下礼堂的门，门没有锁。狄萨得走进这座能容纳600位旅客的偌大的现代化礼堂，里面空无一人。他情不自禁地走到放映室门前。只有两个人掌管这门的钥匙，一个是他，另一个是放映员。狄萨得用他自己的钥匙打开了放映室的门，走了进去，一切看起来都同往常一样。他还到两台世纪牌35毫米放映机跟前用手摸了摸。其中一台是热的。

在D甲板的乘务员宿舍里，狄萨得找到了放映员。但放映员向他保证说，他压根儿不知道谁用过礼堂。

返回办公室时，狄萨得选择了一条穿过厨房的捷径。一位厨师怒气冲冲地拦住他。“瞧这，”他冲着狄萨得说，“真不知是哪位白痴干的好事！”

大理石糕点桌上放着一块漂亮的六层婚礼蛋糕，顶端那对用棉花糖制作的新娘和新郎十分精美，可新娘的头部已被击得粉碎。

“就在那个时候，”狄萨得总是这样对他酒馆里那些听得出神入迷的老主顾们说，“我感到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

卷 一

1

1919年，密执安州的底特律是当时世界上唯一最为景气的工业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它为协约国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坦克、军用卡车和飞机，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现在，德寇的威胁已经解除，汽车厂家纷纷重新开始生产汽车，很快就形成了每天生产、装配和交付4000辆汽车的能力。世界各地的工人，技术熟练的和不熟练的，为了寻找职业，纷纷来到这座汽车城。意大利人，爱尔兰人，德意志人——他们如同潮水般地涌来。

在初来乍到的人们之中有一对新婚夫妇，保罗·坦普勒豪斯和他的新娘弗丽达。保罗曾经是慕尼黑一名屠夫的徒弟。他带着与弗丽达结婚所得的嫁资，来到纽约，开了一爿肉店，但是很快就出现了亏损。后来，他辗转圣路易斯、波斯顿，最后到了底特律。每到一处，他都遭到了惨重的挫折。在商业日益繁荣，肉食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保罗·

坦普勒豪斯每开一处肉店，竟然都毫无例外地蚀本赔钱！他是一个好屠夫，然而却没有希望成为一名称职的商人。的确，他比捞钱更感兴趣的是写诗。他常常一连好几个小时沉浸在韵脚的吟哦和诗歌意象的构思之中。他往往把写好的诗打在稿纸上，寄给报刊，但是编辑部从不录用他的任何杰作。对于保罗来说，金钱并不重要。人人都可以向他赊账。因此到处都可耳闻：如果你没有钱花，又想美餐一顿，那就去找保罗·坦普勒豪斯。

保罗的妻子弗丽达，是个相貌平平的姑娘。在保罗向她——不；更确切地说，是向她父亲——求婚之前，她还从未有过和男子厮混的经历。弗丽达恳求父亲同意她接受保罗的求婚，但是这个老头用不着别人催促，因为他最担心的就是和弗丽达一起度完余生。他甚至不惜用多给嫁妆的办法，促使她和她的丈夫能够离开德国，远走高飞。

弗丽达和她的丈夫一见钟情。在此之前，她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诗人。保罗眼睛近视，目光暗淡，头发向后梳理，相貌清瘦而又聪颖。几个月的相处，使弗丽达相信，这个英俊的年轻人已经真正属于她了。她十分清楚自己的长相，一付笨头笨脑的样子，好象一只特大的未经烧制的圆滚滚的土豆。她脸上最好看的地方就是那双水灵灵的眼睛，蓝如龙胆色。其它部位看起来好象都是别人给的。鼻子是她祖父的，大而粗糙；前额是她叔叔的，高而倾斜；下巴是她父亲的，方而严峻。弗丽达是个内心世界十分美丽的姑娘，只是上帝跟她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赐给她的一张面孔和一副体形，使她感到非常难堪。然而人们所能看到的只能是她那令人望而生畏的外表。不过保罗，她的保罗除外。好在弗丽达并不